

19349

說小會社

集 七

潮陵廣

海 上

局書圖亞震

19349

社會小說

第七集

廣陵潮

上海

震亞圖書局

精 美 社 圖 章

(號 七 二 五 西 房 捕 巡 老 路 馬 四 海 上 設 開)

交際日繁信用益重上至公家文告
下至郵局函件均須蓋用圖記蓋圖
記卽爲各界諸君信用之代表也本
社特聘中外名工精製金銅玉石水
晶翡翠瑪瑙牛角橡皮象牙各種圖
章物質堅固式樣新奇裝璜精美携
帶便利並聘中西鐵筆名家專司鐫
刻正草隸篆洋文花邊仿古碑文精
細商標均可任意選擇價目格外克
己雕刻力求進步如蒙
惠顧必蒙諸君欣賞也每購牙章一
方送刻二字約期取件不誤表際牙
章自四角起至一元數角止皮匣牙
章自八角起至四元左右止備有精
圖定價表函索卽寄

本社謹啓

上 海 黑 幕 中 之

女 拆 白 黨 彈 詞 (出 已 版 再)

是書前半曾登新聞報
快活林係張丹斧先生
著以近今社會之奇形
怪狀編成彈詞有句皆
新無詞不艷通體又極
清淺瀏亮雖婦人孺子
閱之無不了然易解他
種彈詞有此吐噀無此
風雅有此文筆無此雋
逸洵爲空前絕後之佳
作全書約十萬言裝訂
一厚冊定價大洋六角
減售七折存書無多速
來購取爲盼
上海震亞圖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廣陵潮七集目錄

181544

第六十一回

幾顆蜜炙櫻桃聯歡衛隊

四枚茶葉鷄蛋謝罪議員

第六十二回

深閨繾綣都督多情

天理昭彰奸人授首

第六十三回

逛馬路託足娼寮

駁轎夫傷心政局

第六十四回

眞多情無心逢彼美

假殉難到處散喪條

第六十五回

明倫堂腐儒大會

淨慧寺潑婦飛來

第六十六回

起黑心莽秀才被辱

盟白首死和尚招親

第六十七回

筵前碎語阿姊話從頭

寺裡遊踪美人驚觀面

第六十八回

洗塵酒芳筵生雅謔

照乘珠密室動幽情

第六十九回

席地幕天英雄出屠狗

鳩形鵠面乞丐想從龍

第七十回

紛紛進勸洪憲闢新元

踽踽獨行腐儒思舊夢

社會小說

廣陵潮（七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六十一回

雞顆蜜炙櫻桃聯歡衛隊
四枚茶葉雞蛋謝罪議員

咳。人。生。在。世。這。禍。福。兩。字。是。再。也。捉。摸。不。定。的。前。回。書。中。說。到。伍。晉。芳。從。武。昌。城。裏。逃。難。出。來。雖。然。損。失。了。一。個。愛。子。所。幸。其。餘。的。家。眷。到。還。安。安。穩。穩。一。個。不。缺。如。今。寓。居。在。還。上。海。這。上。海。的。地。方。又。是。世。外。桃。源。一。般。有。權。有。勢。的。人。誰。也。不。向。這。裏。來。插。腳。自。己。的。宦。囊。雖。算。不。得。十。分。充。足。然。而。做。官。的。交。易。是。一。萬。年。不。會。折。本。的。若。是。將。將。就。就。的。過。去。這。八。口。之。家。到。還。不。愁。不。得。溫。飽。再。等。一。等。時。局。如。果。這。民。國。建。設。得。穩。固。隨。後。用。個。相。當。運。動。的。手。段。憑。著。這。前。清。的。知。縣。頭。銜。料。還。不。至。便。沒。有。出。頭。之。日。伍。晉。芳。想。到。此。處。也。就。安。心。樂。意。養。晦。待。時。他。那。裏。會。知。道。林。雨。生。林。大。哥。處。心。積。慮。竟。會。在。他。身。上。打。主。意。呢。古。人。道。得。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世。界。上。事。像。這。樣。危。險。的。狠。多。只。苦。於。當。

局的。不得而知。罷咧。林雨生。鎮日。鎮晚。沒有事做。便日日。在新馬路。一百三十。八號。晉芳。住宅。左右。秘密偵探。窺伺。晉芳。動靜。無如。晉芳。此時。不比。當初。有許。多。奔走。酬酢。剪。直。一步。也不。出。大門。真是。庭中。張羅。門多。青草。便連。那些。僕從。也就。風流。雲散。林雨生。一直。等。了好。幾個月。一些。破綻。也沒有。被他。捉住。急得。抓耳。撓腮。計。無。所。出。不知。不覺。又是。春末。夏初。再。瞧瞧。自己。私囊。禁。不住。半。年。來。坐吃。山空。只有。出的。沒有。進的。看看。要。回復。他在。先。夫妻。倆。用。板門。當。做。被。蓋。的。景況。巴氏。也。漸漸。不耐。煩。起來。百般。的。向。林雨生。埋怨。說。他。沒。有。一。些。偵。探。本。領。現。成。的。一。個。宗。社。黨。在。你。掌。握。裏。你。總。不。會。去。告。發。他。要。是。比。較。上。海。那些。捕風。捉影。的。大偵探。家。你。便。去。替。他們。拾。鞋。也。不。要。幾。句。話。將。林雨生。說。得。急。起。來。重。重的。向。巴氏。啐。了。一。口。說。道。你。沒。的。嚼。這些。舌。頭。罷。看。人。挑。擔。不。吃力。你。要。曉。得。這。件。事。看。似。容。易。無。如。那。主。兒。閉。門。不。出。你。便。想。做。些。假。證。據。去。誣。栽。他。這。假。証。據。又。不。會。飛。到。他。身。邊。只。是。這。一。邊。的。煩。難。至。於。滬。都。督。那。

一邊呢我也鑽了幾次門徑。一共也沒有一個熟朋友可以替我在都督面前說句話。依你這般着急難道叫我冒冒失失的去拿狀子告他。沒憑沒據一個反坐。哼哼我這屁股上棒瘡如今才算是平復了。你又想我再去吃三五千板子。我知道你。我這狗一般的身體。除得那話兒是你需用的。你少不得還愛惜他一二分。至於我這屁股你可算同他是沒有交涉。吃了苦你也不心疼……說到此不禁撲嗤笑了。巴氏也只狠狠的向他眨了一眼。林雨生又接着說道。天氣驟熱。我覺得暴躁得狠。你先去燒一鍋水。我來洗一個澡。儘今兒晚上我再向新馬路走一遭。若再是沒有機會。我一時便不回家了。巴氏冷笑道。怎麼敢是你要去跳黃浦江不成。林雨生笑道。吓我也犯不着去跳江。我意思想到夜深人靜。只好冒一冒險。躡到那主兒屋上。將我做好的假證據一古攏兒丟落在他天井裏給他一個冷不妨。清早起敲門而進。只要捉住他證據。就好好扭他到都督署裏去走一躺。此時偏如此說。詎知後却不然。文字詭譎。巴氏點了點頭。果然便替他燒了。

廣

陵

潮

水林雨生洗澡既畢。又命穩子向巴氏要了三五十枚銅元。買二兩黃燒酒。一包熟菜。看看紅日。殄下去。自家將一張桌子。挪到院落裏。自斟自飲。約莫等到黃昏時分。胡亂吃了飯。悄悄的將些物事。向懷裏一塞。回頭分付巴氏同穩子。將門戶關鎖好了。去安靜睡覺。大踏步逕奔新馬路。而來一路上。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馬龍車水。絡繹不絕。雖當這光復以後。市面不無蕭條。然而這滬上一隅。畢竟與他處不同。舞榭歌樓。依舊十分熱鬧。林雨生心裏是有事的人。也無心瀏覽風景。一口氣早又跑至伍晉芳住的那座街道裏。正是奇怪。平時在這個當兒。這弄道裏。早無人跡。偏生今晚。便在晉芳門首。歇了一座輝煌燦麗的馬車。車沿上。電燈通明。那個雄糾糾氣昂昂的馬夫。手裏還提着那根極長極細的五彩絲鞭。兩匹白馬。顏色身段一般無二。雖是站着。不曾行動。那揚蹄奮鬣的神態。與尋常拖車的馬。迥乎不同。此外更有四個衛隊。有兩個便倚着車子。喁喁私語。那兩個早向晉芳門限上。打盹。林雨生不由吃了一嚇。暗想這

般氣派。定然是一位闊客。但猜不出是誰。

讀者至此也急欲猜他是誰

自己又怕人瞧出他的

形跡。一扭身。背着車子上。燈光想閃到黑暗去處。避一避。剛埋着頭向側首走。

猛然有一個人向他喊起來。說這不是林先生。雨生吃了一嚇。少不得硬著頭。

皮立住了。腳仔細瞧去。原來喊他的就是這馬車面前兩個談心的衛隊內中。

有一個衛隊雨生先前因爲自家不曾留心。匆匆走了過去。及至聽出這喊的

聲音。宛然是個熟人大着胆走近一步。迎着電燈一望。不由笑道。

笑者笑其不合衛隊今日偏

生做了衛隊也

哎呀。原來是朱先生。讀者還憶其人否

怎麼放着醫生不做到。把來在此做……

那人忽然聽見林雨生說出這話。忙丟了一個眼色。似乎叫他講話留神。雨生

會意。忙改口說道。大哥一向還好。我們到有許久不見了。不敢動問。這坐馬車

的主子是誰。那人笑道。林先生你敢是新近才到這上海的。如何連一個都督

大人的太太會不知道。

閃閃爍爍煞是好看

林雨生聽到此處。心裏不由的動了一動。忙陪

笑道。不瞞大哥說。兄弟在光復以前。就在這上海混了一年多了。我知道都督

廣

陵

潮

的太太又不止一個。今晚這部馬車又是空的，攔在這裏。大哥叫我怎麼會猜到便是都督太太的大駕？大哥沒事，兄弟斗胆想邀大哥到酒館子去吃三杯。不知大哥還肯結兄弟臉不肯？漸漸那人嚟了，嚟笑道：自家弟兄們卻用不着客氣。既是林先生高興，停一會等我們送太太回了公署轉來再陪你。你只須約個地方，我們就在那地方會。林雨生道：也好，好就是一品香第三層樓上。兄弟立刻就去拱候，不到不散。說着，又向那幾位衛隊謙了幾句，說是一齊去吃酒。此時那兩個打盹的也醒了，見林雨生邀着他們吃酒，只大刺刺的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也聽不清楚，說的甚麼。是個都督衛隊的身分林雨生又卑躬屈節的倒退了幾步，然後一溜烟豬顛風的早跑向一品香酒樓上去了。揀了一個上等座頭名細崽先泡了好茶，自家端着茶杯，一面品着，一面思量我林雨生好生僥倖。正愁都督府裏沒有一個熟人不能達我的目的，偏生無巧不巧會遇見這朱成謙。名字在此處點出諸君能悟出車中人否想是伍晉芳合該倒運……因為提到伍晉芳，不由自

家又躊躇起來暗想。好不好。這都督太太如何會同他家來往。他們既然有這交情。我若是去擺佈他。到狠不容易。不管他停一會等這朱成謙來時。我再見機行事。若是這姓朱的能提挈我到都督裏覓一位置。也不一定要去同伍大老爺爲難。直想到此。真是文章盛得永住。剛剛喝了幾杯茶。那樓上的細崽早來問過幾次。說先生還是等人。還是自家獨酌。林雨生道。是等一個朋友。但不知此刻約莫有甚麼時候了。細崽便從腰裏掏出一枚鐵壳表。瞧了瞧。說十點三刻。林雨生點點頭。說你先替我開一瓶皮酒。我喝着酒等罷。細崽答應了。林雨生便取過菜單。隨便點了幾樣菜。細崽送上一瓶皮酒。跟着送上菜來。林雨生喝了一兩杯酒。又等了好一會功夫。還不見到樓上各房間的客也散了。大半心裏躊躇莫非他有事。就攔不來了。狠是悶悶不樂。將酒杯子擱下。隨意在炕上躺着。沒精打彩。早朦朦的合上雙眼。要睡。剛在朦朧時候。耳邊忽聽得樓下有人在那裡喊叫。吃了一嚇。不由側着耳朵靜聽。宛然是朱成謙聲音。像是罵人說瞎了眼。

廣

陵

潮

的奴才你認得我是誰。攻打製造局。一日夜光復上海。滬都督眞大人便是我。的表妹夫。上面十幾字何等威風。下面三個字何等親熱。真虧他說得響。接着又聽見有人辯白道。我們敝館裏客人多着呢。知道誰是姓林。如今世界共和了。大家都是同胞。你不該開口就罵人。林雨生知道是朱成謙到了。趕忙飛步下樓。上前招呼喊着樓上坐樓上坐。朱成謙見了林雨生也再沒話說。只氣憤憤的挺着胸脯上樓。林雨生殷勤一番讓朱成謙坐了。自家在主位相陪開口便笑着說道。朱先生同他們狗一般的人何必生氣。只倒是兄弟累駕的不是了。朱成謙道。我也并非因爲今日的事同這亡八蛋較量。每次想同他這館裏寫幾筆賬。他都是推三阻四。便像我少了他錢似的。原來剛才同他講話他又有些不瞅不睬。若不給他一個下馬威。他們眼睛裏更還要沒有人呢。適才恰因爲舍表妹在伍公館裏多坐了一會。及至回署早已十一點多鐘。我心裡急得甚麼似的。深恐累林先生在這裡久等……說到此不禁又嘆哧笑了。笑說奇怪。一個人心裡有點事。臉龐上便

會露出神氣來可巧又被舍表妹瞧出來了當這下車的時辰便輕輕握住我的手腕一個都督太太握住衛隊的手腕煞是好看問我有甚麼事如此着急我又不忍欺着他便說有

個朋友在一品香等我吃酒舍表妹聽了狠不以爲然拿眼瞟了我悄悄附着

我的耳朵叮囑道你這身子不要保重這時候還不養一養神兒又該去同人

家開酒你若果開醉了你知我心裡疼不疼哼哼若不是你林先生要換上

第二個朋友老實對不住怕要爽約一次了實在因爲你林先生是我們揚州

舊好我當時便委委宛宛哀求舍表妹饒着我這一次去去就來決不把酒開

醉了回來的時辰妹妹儘管聞我嘴邊的酒香直寫到此處小人肺腑不過要人相信他同明似珠小姐情好而已依然當初故態

讀之使我忍俊不禁若是呷一口酒的請妹妹拿手掐我的腿他處不搭獨搭君腿其事可思朱成謙在此手

舞足蹈的演說他那鬼話史筆林雨生也不知聽見沒有極妙只顧張羅命細崽送

上菜單請朱成謙點了幾樣霎時間送上菜來又接著開上一瓶香檳酒林雨

生舉起酒杯讓朱成謙喝酒朱成謙伸着脖子一飲而盡接連喝了五六杯不

伯令表妹聞了小人舉動處處發笑。林雨生更忍耐不得，搭趂着說道：「適才那一座馬車，我就猜着不是尋常人，可以乘坐。莫說別的，是那兩柄光芒四射的電燈，便叫人見了眼花頭眩。到這早晚，我一合上眼睛，就像有兩柄電燈閃閃的跟着我。原來是滬都督真大人的太太，那就無怪這樣闊綽了。我就猜不到這太太居然就是先生的令表妹。這真大人居然就是先生的表妹婿。若不是先生，適才在樓下講話，我一總彷彿還睡在鼓裏，肉眼不識泰山，真是萬分罪過。朱先生不是我今日才趕着奉承你，你可記得你在揚州懸壺的時辰，一年三百六十天，剪直沒有一天病人會偶然的錯跑上門。先生只是長吁短歎，切記得有一夜雪下得有一二尺深，你巴巴的敲我的門，同我借七十文買米。我其時實在囊橐空虛，錢是雖然不曾借給你，我不是親口告訴你說：先生天庭雖窄，早年際遇縱不見得佳妙，然而先生的這兩片顴骨，卻是高凸出來，不出三年，定主有生殺的權柄。如今這真大人是功被生民，澤敷海國，同先生又有婚姻之誼，只須在

那保舉單上掛先生一個名兒說不定大總統寵賚有加甚麼上將中將下將因上將中將便猜到定然有個下將非林先生妙人如何有此妙吻至少總須撈摸一二個只是我呢千岩萬壑結穴只在此處朱成謙

聽見林雨生這一番恭維的話心裡快活不過自家那個頭更仰得高脖子更伸得長香檳酒更下去得快略不謙遜接着說道不錯呀吃了這一會子酒還不會請教你在這上海怎生個得意林雨生搖頭晃腦半瞋半笑的道一言難盡這是你朱先生知道的我雖然在湖北做了兩任知縣我的性情又極其耿介百姓身上那些不尷尬的銀錢真是一毫不取後來越發覺得這大清國的局面是越過越不成模樣了畢竟異族在我們中國掌握大權終非長策我只怨官卑職小幾次恨得我牙癢癢的意欲高舉義旗推翻帝制又怕大事不成反貽笑柄我的內人又最賢明不過累累勸我不如挂冠而逃歸家去做個隱士罷我便立意不做官了有一夜瞞着衙門裡三班六房好容易取了一張極長梯子放在知縣大堂上我扒上梯子我的內人便將他執掌的那個知縣印

廣

陵

潮

信遞給我神不知鬼不覺被我悄悄的。就將那印掛在大堂中樑上。連夜的挈着家小。逃回上海……朱成謙聽到此處。不禁拍手稱讚道。妙呀林先生。你真不真是林和靖先生之後裔罷。怎麼如此高尙。我該賀你一大杯。來來來你也陪我一大杯……兩人把酒乾了。朱成謙又道。逃回上海。如何度活呢。林雨生道。可就是這層爲難了。至今仍是兩袖清風。無門借貸。不是我兄弟誇口。像令表妹。壻固然是革命偉人。殊不知我這革命資格。比令表妹。壻他們這一班人。還高得多呢。朱成謙笑道。是極。是極。若是舍表妹。壻知道先生這樣人物。定然歡迎。林雨生此時知道朱成謙這話有些意思了。忙又勸了幾杯酒。一面又讓着菜。一面低低附着朱成謙耳朵說道。這可就全仰仗大哥的鼎力了。朱成謙又狠吞虎嚥的吃了許多菜。良久方擱下刀叉。也低低的答道。論舍表妹。壻同我的私誼。真是言聽計從。替林先生說一句。原不打緊。況且都督署裡久已設着招賢館。延攬海內豪傑。但是他們却有一個勞什子的章程。說是目下外面

宗社黨蠢蠢欲動。偏從他口中提出宗社黨奇極幻極匪夷所思外來的人究竟良莠不齊恐防有奸細混

入所以章程上預先載明若是要求投効的人必須有點異常功績。此句是實或是

確有反對宗社黨的証據。此句就是主就是以我同都督有一番親誼也要有以上兩

件的資格方可大用所以都督常安慰我叫我權且屈居衛隊之職只是我初

隨着舍表妹到這上海那裡會去尋覓宗社黨作爲進身的階梯呢說畢又長

嘆了口氣。本是林雨生借重宗社黨不料此處轉是朱成謙借重宗社黨情事都出人意林雨生佯作驚訝說原來都督署裡

還有這些章程大哥何不早說兄弟荷包裡少的只是銀子至於宗社黨兄弟

這荷包裡都裝滿了大哥要用儘管拿着去用朱成謙樂得跳起來說有這等

事該應兄弟要發跡了大哥快說這宗社黨是誰林雨生笑道還有誰呢第一

個便是新馬路一百三十八號伍公館裡伍晉芳不瞞大哥說今晚兄弟在那

裡會着大哥也因爲是要去捕獲這姓伍的不期遇見大哥便把這事攔下了

朱成謙驚道這伍晉芳在先不是林先生主子我風聞他看待林先生狠有恩